



嬰齊傳

史杰鹏
著

新體
文脈堂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嬰齊傳



新历史主义

文脉堂

史杰鹏 著



NEW WORLD PRESS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婴齐传 / 史杰鹏著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6.1

ISBN 7-80187-931-7

I. 婴... II. 史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46253 号

婴 齐 传

作 者: 史杰鹏

策 划: 文脉堂

责任编辑: 刘丽刚

特邀编辑: 桑 海 刘太荣

装帧设计: 每天出发坊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n>

本社英文网址: 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

印 刷: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×98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4.25

字 数: 35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187-931-7/I·296

定 价: 35.00 元

第一部 故里恩仇

第一章 豫章射箭事件

003

大汉武帝征和三年，自江南豫章郡赴京封侯叱咤风云的亭长沈武，因牵连太子谋反案兵败逃遁自杀。征和四年九月，秋天，豫章县令王廖请城中富户饮宴，并引见妹妹珂君以征婚。豫章首富阎乐成之子阎昌年倾心其美貌，而珂君却青睐鼓瑟一曲的二百石长吏墨庆忌之侄墨齐，他正是当年深得沈武赏识重用之千吏，也在被牵连流徙敦煌后，遇赦回归乡里。佳人谁属？一时剑拔弩张……

第二章 太守和乡啬夫的密谋

013

阎昌年在和墨齐的射术比试中意外而死，阎乐成决心不惜一切来为独子报仇，以家产一半为贿赂，与豫章郡太守召广国开始一场密谋……

第三章 墓地

024

陷害之下，墨齐家破人亡，遭到阎乐成百般折磨羞辱。豫章郡太守丞丁外人一番意外之后要提拔墨齐，而墨齐能否由此逃脱阎乐成的第一次追杀……

第四章 越王勾践剑

034

墨齐被任命为豫章郡百石卒史，这时偏偏赶上望蔡县安成侯张曾造反，太守召广国忧急，决定发兵镇压，墨齐必须随军出征。王廖送墨齐一柄削铁如泥的神兵防身，这柄剑一显神奇……

第五章 钓圻仓之战

041

张曾攻占江南最大的粮仓钓圻仓，召广国攻击失利。阎乐成借机劝说召广国派墨齐当前锋，意图借刀杀人。无奈墨齐率士卒出击，被乱箭射入江中，生死未卜……

第六章 误入龙泉谷

049

墨齐被地下潜流冲入与世隔绝的山谷，一住数月。山谷中住着秦朝时长沙郡遗民。在谷中生活无忧，但墨齐挂念珂君，日日寻找出谷之路，经谷中女子董扶疏帮助，发现秘密……



003

第七章 山中洞庭行

067

婴齐带着两个谷中好友扶疏和戴牛,在新发现的一条山中暗道里奔走,竟然探索到著名的冲灵武库,而且武库还和钧析仓有暗道相连,击灭张普的机会意外出现在婴齐眼前……

第八章 重返大汉

082

靠着娴熟律令和口舌便给,婴齐说服了张普的军师朱交,里应外合,擒获张普,回到了大汉。但由于阖乐成的谗言,召广国引用律令,系捕了扶疏和戴牛,婴齐十分忧急……

第二部 长安幸遇

第一章 丞相府上计

091

为了解救朋友,婴齐代替丁外人到京城上计,因对答如流得到御史大夫桑弘羊的赏识,一个机会摆在婴齐面前……

第二章 结交廷尉监邴吉

099

在长安的豫章邸邸,婴齐遇到了廷尉监邴吉,两人惺惺相惜,结下深厚友谊,这对婴齐此后意义非比寻常……

第三章 甘泉宫陛见

106

婴齐到甘泉宫陛见武帝,因才能卓异再次得到武帝的赞赏,引起长安官员的关注。同时,婴齐又和邴吉一起解救了前皇太子的孙子刘病已……

第四章 武帝驾崩

116

桑弘羊因为武帝对婴齐的夸赞,坚定了要将婴齐留在身边作为助手的决心。在桑弘羊的邀请下,婴齐第一次造访威仪赫赫的御史大夫府第,并见到桑弘羊的爱女桑维……

第五章 告别豫章和途中遇险

124

遭遇情感的背叛之后,婴齐带着扶疏和戴牛,悲伤地离开豫章,去长安赴任,路上更遭遇不明身份的歹徒追杀,情况危急……



第六章 再见桑维

140

长安,晏齐再次拜见桑弘羊,见到桑维和桑弘羊之子桑迁,桑弘羊拟召晏齐为婿。在和桑弘羊暗谈的过程中,晏齐隐隐感到朝中诸多重臣之间,矛盾重重……

第七章 鄂邑盖公主

149

武帝驾崩后,新君昭帝的姐姐鄂邑盖公主想召回自己的情人丁外人,但遭到大将军霍光的抵制,因此联合左将军上官桀,一同对抗霍光……

第八章 阎乐成的奇遇

152

阎乐成几次陷害晏齐,都被晏齐逃脱,心中郁闷难平,于是日日诵读律令,意图升迁。不意在钩折仓视察时得到一幅秦时地图,里面记载了一条山腹暗道,阎乐成于是悄悄独自探访……

第三部 钩心斗角

第一章 桑弘羊

161

年幼的皇帝大婚,娶的是上官桀的孙女、霍光的外孙女,霍光和上官桀家族地位都越发高崇。桑弘羊则自矜功劳,产生不平之心……

第二章 豫章旧人

166

晏齐在贵族赛马会上偶然发现柯君的影子,回到官署,又发现自己的新同僚是阎乐成,这些豫章郡的故人为什么会突然都来到了长安,事情益发诡秘起来……

第三章 友朋燕饮

175

在和朋友们燕饮的时候,晏齐得知了柯君来到长安的秘密,他发现自己对柯君还是不能忘怀,于是期盼能再次见到她……

第四章 柯君之死

182

丁外人和柯君情好日密,不顾鄂邑盖公主的压力,偷偷把柯君带到长安,又不敢让她抛头露面,终于导致难以挽回的灾难……



第五章 忽闻噩耗

185

得到朋友们带来的姁君被难的噩耗,墨齐心中悲痛,决心找出凶手,为姁君报仇……

第六章 盖主的阴谋

193

阎乐成向盖主告密,意图得到宠幸,并在盖主的帮助下完成自己的复仇之路。盖主果然帮助阎乐成,向墨齐发难……

第七章 廷尉下狱

198

廷尉李种因为宽仁慈厚,不忍多行诛杀,被盖主劾奏下狱,供词连逮墨齐,墨齐也被关进牢房。阎乐成喜笑颜开……

第八章 大将军霍光

205

霍光知道盖主劾奏李种是针对自己,为了不让盖主抓到自己的把柄,霍光干脆派人劝说李种自杀,并和盖主针锋相对,盖主的计划遭到初步挫折……

第九章 墨齐废为庶人

214

霍光本欲借李种案趁机处死墨齐,给桑弘羊一个好看,但在郑吉的劝告下,免去墨齐死罪,将其废为庶人。墨齐何去何从……

第十章 戴牛结婚

221

戴牛日益显出追慕权势之心,墨齐为帮戴牛,让桑绾请求桑弘羊收扶疏为义女,并将其嫁给戴牛。扶疏虽不情愿,却也只能以泪洗面……

第四部 盐铁争利

第一章 盐铁会议

229

霍光为打击桑弘羊的气焰,决心废除盐铁专卖政策,于是招集天下贤良儒生,和桑弘羊在朝堂之下进行辩论,桑弘羊舌战群儒……

第二章 皇帝、盖主和上官桀父子

239

盖主和皇帝关系很好,但气不过霍光的专权和对己的打压,于是下决心联合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,准备发动兵变……

第三章 婴齐被逐

248

婴齐和桑弘羊在盐铁政策上也有不同见解,心高气傲的桑弘羊一怒之下将婴齐逐出家门……

第四章 盖主饮鸩

254

阎乐成和戴牛各怀鬼胎,向霍光告密,霍光先发制人,反而处死了盖主、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……

第五章 婴齐和刘病已

260

婴齐被逐后,和朋友们一起去下杜县散心,巧遇当年被自己救下的前皇太子的孙子刘病已,刘病已对婴齐产生深深的依恋……

第六章 廷议折辩

271

阎乐成功说服霍光,将婴齐以反贼家属的罪名系捕。婴齐在堂上引用律令廷议折辩,生死难料……

第五部 遮虏破敌

第一章 牛刀小试

287

婴齐带着妻子桑维和扶疏被流放到张掖郡做戍卒,凭着高超的射术,射杀匈奴探马……

第二章 喋血居延城

296

匈奴人攻入居延县,婴齐率领上百士卒前去营救,激战之下士卒伤亡殆尽,绝望中意外发现匈奴首领是个汉人,而且竟然还是自己的故人……

第三章 勇斩黎汗王

311

婴齐得到军令,去护送长安使者,路上又遭到匈奴骑兵的攻击,寡不敌众,危急关头与婴齐交好的义渠胡骑赶到,婴齐死里逃生,而且奋起神威,用越王勾践剑斩杀了匈奴的黎汗王,立下大功……



005

第六部 勒功退隐

第一章 新皇帝刘病已 321

昭帝驾崩，新立的昌邑王因淫乱被废，郎吉向霍光建议，立武帝的曾孙刘病已为帝，被采纳。
刘病已喜从天降……

第二章 阎氏假父子 329

阎乐成日渐得到霍光宠幸，升为廷尉，和戴牛狼狼为奸，结为父子，意图陷害晏齐。他们劝说霍光派遣晏齐率领老弱残兵出击匈奴……

第三章 蒲昌泽之怒 337

晏齐率五千步卒，在蒲昌泽畔遇到两万匈奴铁骑，苦战无望之际，奇迹发生……

第四章 生死大结局 348

如有神助，晏齐屡次死里逃生。阎乐成大怒，与戴牛率兵围住晏齐府第，妄图曲解律令捕杀晏齐。这场最后的生死较量，却有着怎样的结局……

后 记 366

附 录 368



明安齊傳

第一部 故里恩仇





第一章 豫章射箭事件

征和四年的九月，秋天。大汉的豫章县。

赤乌冉冉上树梢，豫章城邑逐渐笼罩在一片金色温暖的秋阳之中。此刻在南浦里，一个三进有着回廊和高大楼阁的院子中间，人来人往，正在进行一场筵席的准备。从门前客人到来的数量和筵席的规模来看，应该是例行的年底大铺。虽然自太初改历以来，天下郡县都奉诏以正月为一年的开始，但民间的习惯并不那么容易被完全改变，百姓们用了几百年的《颛顼历》，从楚国一直用到秦朝，又一直用到大汉。每年到了这个桂花将要开尽的日子，他们骨子里便止不住有欢乐一场的冲动，一纸诏令怎么可能让他们完全抛弃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风俗呢？况且就算是太守府和县廷的簿记文书，也仍然经常采用以九月为年底的计时方式，他们又有什么不可以效仿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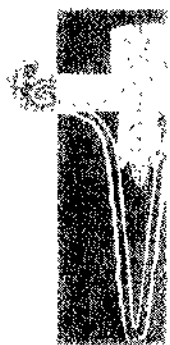
院子四周都是低矮的桂树，密密的绿叶间好似点缀着黄色和白色的细碎金银。但是这天有微风，桂花的香气已经被风稀释得差不多了。庭院的祚阶上，房舍主人王廖对着下陈的人群拱了拱手，大声道，诸君肯枉驾光临敝舍，廖实感有幸。今日是九月戊寅，不但是休沐日，还是建日，对了，《日书》上怎么说的？他微笑着转过头问身边一个家卒。

那家卒手捧着一卷简册，躬身道，禀明廷，《日书》上说：建日，良日也。可以祠，可以宴饮，大吉！

王廖点头笑道，很好，所以廖今日特备薄酒，与诸君一醉为乐。

众客谁不知道建日是个吉祥日子，但主人这番自问自答式的仪式是必需的。他们都齐齐躬身道，明廷如此谦恭下士，臣等如何敢当。

王廖笑道，诸君不必拘礼，请就席，待会廖还有事情见告。



宾客们互相狐疑地对望了一眼，各自在自己的席位上落座，同时交头接耳，交换着话语。他们对王廖今天的神秘非常好奇，作为豫章县的县令，今年三十一岁的王廖，一向以不苟言笑而著称，何以今天表现出如此快乐的神情呢？

宴会乐曲和投壶的娱乐中达到了高潮。王廖将酒杯放下，道，有件喜事要告诉诸君，昨日人定时分，县廷接到邮传所送达的长安诏书，贰师将军李广利、御史大夫商丘成、重合侯马通，率我大汉士卒在酒泉大破匈奴，匈奴单于远遁漠北，连面都不敢再露。天子大悦，已经下诏大赦。现在是九月，临近论决囚犯的日子，既然接到赦书，我豫章今年也不需要血洗东市了。

宾客们一阵欢呼，纷纷道，我大汉屯泽流施，与天无极。来，大家满饮为贺。

众客将酒饮尽，这时客人中间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叹道，刚才明廷所言，的确值得庆贺，不然的话，本县恐怕又得征发士卒，加赋加税，闹得鸡飞狗跳了。他穿着黑色深衣，腰下还挂着方形的铜印，黄绶低垂，当是二百石秩级的长吏。

众人听了这话，脸上都微微变了颜色，不敢搭腔。虽然心里都认为他说的未必有错，可是感觉难免有些异样，毕竟这语气带着抱怨。士卒被征发去边塞打仗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难道这职责还不该尽的么？作为天子的臣民，侍奉天子就当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，又何必说什么“鸡飞狗跳”的话。

那五十多岁的老吏身边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，他扯了扯老吏的袖子，轻轻地说，叔叔，你别喝醉了，说话要谨慎啊！老吏适才说过那些话，见旁人都不接腔，已然醒悟，急忙举酒道，臣刚才的意思是，如果不是当今皇上的天威，又怎么能吓得匈奴远遁呢？不管怎样，我等为人臣者，当赴汤蹈火，随时有职责横绝流沙，与匈奴共命。

他的解释有点半通不通，座上仍是默然。只有王廖哈哈地干笑了几声，道，庆忌君说的是。令侄回到桑梓，也有两个月了罢？

那老吏身边的青年赶忙伏席道，承明廷下问，齐回到家乡，已经两个月了。

这个青年名叫婴齐，字仲倩，本县南浦里人。前几年一直在县廷任小吏，后被本郡太守沈武看中赏识，迁他到太守府任百石卒史。沈武治郡严酷，曾一日诛杀本郡豪强无赖五百人，颇得皇帝喜欢，因此官运亨通，迅疾又升为京兆尹。他舍不得婴齐，又将婴齐带到京城，任其为二百石卒史。眼看大家都



前途辉煌，沈武却无端被牵扯上卫太子谋反案，最后兵败逃遁，自杀于京兆湖县泉坞里的黄河绝壁上。婴齐作为沈武下属自然也被牵连，按律令：二百石长吏被诬误参与谋反者，皆流徙。他应当被判流徙敦煌郡为戍卒。不料最后皇帝因为收到高庙寝郎田于秋的书，心中悔悟，发下赦诏，将所有跟随太子谋反的官吏皆免为庶人，婴齐因此得幸在流徙途中遇赦，回归乡里重为士伍。刚才他听到王廖宣布的诏书有李广利、商丘成、马通的战功，不禁心如刀绞。这三个人是太子和沈武的死对头，曾率兵击破太子的军队。现在太子和沈武已经魂归天壤，而他们却位登青云，龙升骥骥，不知纪极。唉，人生若梦，不过半年多的工夫便变幻如此，争不叫人感慨？

王廖道，仲倩君且在家中休养些时日，有机会廖将向太守府呈文，辟除君为县廷佐吏。唉，其实这很委屈君了，君究竟是做过二百石的人啊。

身边的宾客中有人突然大恨道，沈武那个小竖子，虽然是本县出去的，可是哪有半点桑梓情义。为豫章太守不过数月，就杀戮我们乡父兄五百余人。这次死在湖县，也算是恶贯满盈、恶有恶报了。

另外一人也义愤填膺地应道，君所言极是，沈武这个禽兽，以乡里父兄的血来染红他的车辂，实在是死有余辜……

一时间座上吵吵嚷嚷，各自抒发对沈武的仇恨，这些人多是当地的豪家大族，沈武宰郡时，他们都被管束得老老实实的，心中自然憋闷。王廖瞥了一眼婴齐的神情，打断他们道，好了，过去的事，诸君不要再提了。何况那次沈武处决的那些人也基本说不上有谁是完全清白的——现在我说一件喜事，舍妹日前从江陵来本县，家母听说豫章多富室，令廖在豫章为她谋一佳婿。今日廖就让舍妹出来为诸君鼓瑟一曲以为助兴，不知诸君意下如何？

县令请客，来的当然大部分是富室，便是婴齐家，家资也在上百万，否则他和叔叔也不可能长为吏。而一般富室，又何尝不盼望和县令攀亲，以取贵重？所以听王廖这么一说，大家都马上来了兴致，刚才那些吵嚷声，好像随着一个人的喉管被割断而戛然截止。

这时，在一个身量未足的侍女先引下，闺中走出来一位女子，她衣袂飘飘，两个小童抱着一架瑟紧跟其后。她穿着淡绿色的深衣，皓面凝霜，袅袅婷婷地走到兄长的身边，点漆的双眸四顾环视了一下。一阵微风掠过，几点金色的桂花花粒扑到她的脸上。她抬手整理了一下鬓发，衣袖滑下，一条圆润细腻的胳膊倏忽闪露。这时阶下每个人的脖子都伸长了，翘着颈往堂上张望，嘴里忍不住发出啧啧的惊叹声，大概万没想到县令突然变出这么一个姣

丽的妹妹。婴齐瞥见她身上的打扮，也一下子呆了。

众人仍傻乎乎地张着各式各样的嘴巴，那女子已经跪坐了下来，纤巧的腰身由于坐姿而格外显明，腰身和臀部形成两道对称的圆润曲线，上窄下宽，惹人遐思。她调弦按柱，在疏缓的瑟声中歌了起来：

高秋八九月，白露变为霜。
终年会飘堕，安得久馨香。
秋时自零落，春月复芬芳。
何如盛年去，欢爱永相忘。
吾欲竟此曲，此曲愁人肠。
归来酌美酒，挟瑟上高堂。



瑟声和歌声交缠在一起，如飞龙翔凤，相将环绕院庭。婴齐心中大震，听到“何如盛年去，欢爱永相忘”一句，不禁身子颤栗起来，他的眼睛犹自痴痴地盯着那女子，两泓波光依稀在他眼眶里闪烁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他眼里已然噙满泪水。

那女子歌毕，众人哗啦响起一片掌声。这时，宾客中一个大约四十五六岁、身材壮大的人赶忙离席，向王廖拱手施礼，感叹道，真是三月不知肉味啊！不意明廷竟然有此绝妙女娣，真让臣等惊为天人。臣曾略读相书，观明廷女娣大有贵人之征，何愁难觅佳配？臣不才，愿代犬子向明廷女娣求婚，希望能略微沾染一点明廷家族的荣宠。

众人齐齐注目，原来是本县富户，家住南浦里的阎乐成。这个人官为西乡啬夫，秩级仅为百石，但祖上在秦末时曾因军功赐爵为五大夫，朝廷赐豫章章瀛上田千亩，是豫章的巨室，经过数代积累，现在家产至少有七八百万。他这个家族在豫章数世，行事一向乖巧，有别于其他的大族，每遇朝廷鼓励富室捐钱纳粟输边，他们家族都很慷慨地响应。因此诏书几次征发家产三百万以上迁徙三辅茂陵，官吏们秉承上意，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有强求他们。他们也乐得装聋作哑，毕竟在家乡过日子，比起长安来，有着无可比拟的方便。

在豫章县比阎氏富裕的家族并不多。即便有，或许有的地位高，是封君，有的地位又太低，有商人市籍，也不一定都来此赴宴。是以其他人听了阎乐成的毛遂自荐，再掂量一下家财，都识趣地不说话了。阎乐成身边的一个少

年脸上半是喜色，半是急切。

王廖笑道，乐成君肯屈尊求亲，廖深感荣幸。谚语有云：“宁弯勿直，舍穷求富。”嫁娶乃一生之大事，当然是以富为先。虽然家母在书信中嘱咐廖，此事还要舍妹首肯。但廖想，令郎才貌双全，小小年纪，爵位已至公乘，前途实在不可限量。廖想舍妹也是求之不得呢。他转首向着妹妹，微微笑道，阿妹，你自己看看，乐成君身边的美少年便是他的儿子，你觉得如何？

他话音一落，坐在一侧的婴齐突然发声道，愿明廷的尊妹借宝瑟一用。他边说边抬起袖子，遮住脸庞，似乎在擦拭着眼泪。

众客纷纷惊讶，虽然这婴家也是富室，家产却绝不会超过一百五十万钱，县廷每年有简册可查的。难道他如此不自量力，敢和阎氏争妻子么？但如果他不是争妻，突然这样打断别人说话是何用意？

王廖心里微微有些不悦，但想着婴齐的叔叔婴庆忌毕竟是德高望重的老吏，而且任职太守府多年，在乡里颇有威望，怎么也不好驳他面子。于是略略侧首，望着自己的妹妹。

这个名叫姁君的女子长跪起来，双袖一拱，很礼貌地淡淡一笑，曼声道，这位小先生想要鼓瑟一曲为欢么，很好，妾身愿意洗耳恭听。她颌首示意了一下，两个小童趋进，齐齐抬起那架瑟，恭敬地放在婴齐面前。

婴齐伏席稽首，施了一礼，也不说话。然后直腰长跪，双手挥动，按动瑟弦，铮铮有声，同时朗声唱道：

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
欢娱在今夕，燕婉及良时。
征夫怀往路，起视夜何其。
参辰皆已没，去去从此辞。
行役在战场，相见未有期。
握手一长叹，泪为生别滋。
努力爱春华，莫忘欢乐时。
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。

从歌词来看，词句苍凉疏宕而又不失缠绵，但是伴着瑟声，从他的嗓子里出来，却有说不尽的悲恨之意。似乎歌者胸中有一件或者数件大悔大恨的事，让他日日低徊不已，现在藉着这歌声尽情吐露出来了。



众客都是有身份的人，多数号称各自闾里的长者，每年的乡饮酒礼又是当然的主持，在音乐方面的修养也颇不低。霎时间听见这般迥然特异的音律和瑟声，不由得也都痴了。

瑟声消歇了好一会，婀君方拍掌轻叹道，真是好乐曲，歌词也极为不俗！这位小先生竟然于音律有如此造诣，婀实在佩服，敢问令师为何人？婀虽然不才，可是当年整个南郡、江夏郡，甚至南阳郡、颍川郡，凡是精通音律的乐师，婀无不曾拜会，自谓耳阅千曲。但这首曲子，婀却闻所未闻，实在是太妙了，婀的神魂都不觉要为之飞越呢！

她声音清脆，如琼琇玉佩相互撞击一般，听来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悦耳。婴齐的目光毫不掩饰地凝视着她，突然叹了口气，道，这是下走从广陵国听来的，当年那人所奏所歌，比我何止精妙千倍万倍。可惜下走生性驽钝，纵然日日苦练，这辈子也绝不能达到那地步的！

婀君见他双目中似乎又有热泪涌出，不禁心中一动，一腔柔肠不由得随着他穀穀转动起来。她突然将乌发一甩，转首对王廖说，阿兄，我想嫁给这位小先生！

此言一出，群客顿时一阵骚动。虽说汉代女子不以亲自择婿为耻，当年外黄女子私奔张耳，张耳后来贵为赵王，蜀中嫫母卓文君以身私许司马相如，司马相如也随即才华满被长安。这两女不但未曾蒙羞，反而因此传为佳话。但是豫章毕竟不是外黄、成都那样的繁华大都，何况这样在宾客满堂的时候，突然用手点指，说自己想嫁某人，怎么说也是一项过于出众的举止。王廖也一时愣住了。

阎乐成大为不悦，对王廖道，明廷刚才说，想为令妹择豫章富室为婿，惟富为先。今程量家产，在座诸家当以我阎氏为最。倘若明廷弃“最”不取，反取其“殿”，恐怕有违令堂叮嘱罢！

王廖尴尬道，乐成君万勿介意。此事待廖再发书请示家母。家母一向最疼爱舍妹，她的意见我又怎敢不听。否则家母发怒，奈大汉《户律》何？

阎乐成一下子被噎住了，原来太初元年朝廷修订律令，大汉的《户律》和《杂律》按照儒家精神，新增了很多条款，规定子不得拂逆父母，违者皆判弃市。阎乐成这时心里虽然不快，却不知道如何回答。一则王廖是六百石的长吏，秩级比自己高得多，二则公开争辩律令的问题，一句话说得不对就会被抓到把柄，导致不可逆料的灾祸。再说他之所以为儿子求婚，不过是为了儿子的请求，其实自己能从这桩婚姻中得到什么好处呢？王廖虽然官为六百

